

鄉愁製造：

1950-1960 年代的中秋節慶論述分析

問：總統先生，據我瞭解，你的部隊大多數是台灣人，他們的鄉土就是本島，是否具有反攻大陸所需具備的意志？

總統答：早在第七世紀時代，台灣已成為中國的領土，所謂台灣人者，都是大陸移居來台人民的後裔。……他們是十足的中國人，而並不是受了同化的外國人，這一點要請你特別牢記。他們在日據時代，尚且每年還有很多人回大陸去掃墓祭祖，而且他們在大陸上有那麼多親戚朋友；所以他們真正的故鄉是在大陸，因此他們同樣地渴望著打回大陸，去解救他們的親戚朋友。

— 《宣傳週報》，11:24(1958)，頁 2¹

1950 與 1960 年代的台灣，處於整個中華民國歷史極為特別的時間點，在於 1950 年 3 月 1 日蔣介石復行視事，儘管在國共內戰敗北失去大陸統治權，但作為聯合國裡唯一中國代表的政權合法性，加上 1950 年韓戰發生而讓台灣政治與戰略位置提升，所以外部正當性雖然搖搖欲墜但因國際承認而可度悠悠之口。那麼在對外的唯一中國與自由中國代表仍可服人之際，對內要如何在把面對經歷日本統治五十年與二二八事變、清鄉綏靖後的台灣人民，轉變成齊心協力支援反攻大陸的重要軍力與實質後援，而為了說服台灣島內民眾對國民黨政府（以下簡稱國府）的向心力，國府提出政治口號「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²、「反共抗俄光復大陸」³與「建立台灣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⁴，試圖用反攻戰爭與三民主義、民族精神來鞏固在台統治。而這段時期接連發起新生活運動、新速實簡、克難運動、節約運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繁複陳雜的各式口號運動，是國府企圖對人民生活進行規訓與改造的手段。

¹ 此紀錄是 1960 年美國記者訪問蔣介石，時值美國總統艾森豪來台。《宣傳週報》，第 11 卷，第 24 期，頁 186。

² 〈為撤退舟山海南國軍 總統播告全國同胞 集中一切兵力 確保台灣基地 拯救大陸同胞復興中華民國 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中央日報》，1950 年 5 月 17 日，1 版。

³ 〈我國歷史又新一頁 本黨中央常委會 通過黨的改造案 蔣總裁訓勉同志從新努力重建本黨 達成反共抗俄光復大陸重任〉，《中央日報》，1950 年 7 月 23 日，1 版。

⁴ 〈建立臺灣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中央日報》，1950 年 8 月 15 日，1 版。

餐桌是重要的權力試煉場，飲食論述建構與台灣威權體制開展有密切關係，國府以飲食規訓民眾，用滋味召喚對故土親朋的相思與同理心，以因應這段時間的國府需面對國共內戰失敗、政權合法性與統治正當性遭臨挑戰，與隨之而來由美國領導的冷戰反共陣線，此時節慶飲食扮演重要位置，其中尤以象徵團圓的中秋節在這時刻扮演重要位置，茲以「被發明的中秋節」、「中秋飲食論述三模式」與「吃的心理戰」三主題評述。

一、 被發明的中秋節

節慶的黨國控制，來自充分利用中國年節食俗的特徵，包含歷史性、地方性、群眾性、禮儀性、傳說性，⁵這五個要素可說相輔相成，其中歷史性是首要，每個節慶習俗都需要一個歷史故事來支撐。學校是這個故事建構的重要歸訓體制，搭配節日會放假或者有相關課程活動，國語課本裡宣傳着勾踐臥薪嘗膽、岳飛盡忠報國、少康中興、屈原投江自盡、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等「忠君報國」觀念，而歷史的夏商周等五千年朝代更迭乃至於秋海棠的中華民國地圖，乃至於三民主義列入大學聯考的科目，都是權力生產知識的最佳展現。因此中秋節被國府列為重要的節日，儘管直至 1975 年才公佈端午、中秋、除夕三節可放假一天，⁶但其「中秋殺韃子」的故事說明要推翻元朝，其實也就意味著中共是如元朝般的不正統朝代，只有真正由清朝接續的中華民國才有正式的代表性，而中秋節就是要吃餅殺韃子。

中委會第四組出版的《心戰與新聞問題》一書裡，由當時的政工幹校新聞系代主任戴華山撰寫，提出「戰爭的目的在求獲勝，而心理作戰之目標，即在加速戰爭之勝利。在戰爭期間，新聞學者、心理作戰家以及宣傳家，所負使命，並無不同之處。大家都是為勝利而奮鬥。」所謂心戰常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無中生有；有中生無。」像謠言與耳語，以及謀略心戰。所以報紙、雜誌、廣播、電視、電影等是新聞工具，同時也是宣傳與心戰媒介。他也指出所謂大眾傳播包含戲院、演講、圖書館都在內，擔心戰工具還有小冊子、傳單、喊話、謠言、耳語、心戰地雷、心戰器皿（如兒童玩具、日常用品），⁷因此飲食也是心戰的一部分，無論是吃進嘴裡的食物、饑荒、豐衣足食乃至於象徵團圓的年夜飯、粽子、月餅等，都是國府的心戰工具。

⁵（萬建中，1995：221-231），

⁶〈內政部函知農曆端午、中秋及除夕三節，均為放假 1 天，公民營廠礦自應適用〉，《臺灣省政府公報》，64:秋:76，頁 2。

⁷戴華山撰，《心戰與新聞問題》，1969 年 6 月，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印，p1-2。

「心戰不僅要去影響敵人的信仰、觀念或看法，更進一不期望敵人產生有利於我軍的態度與行為，如起義來歸、投奔自由等，因此它的目的遠較新聞與宣傳積極。」回來看國民黨對於大陸失據，一直認為宣傳工作沒做好是導致失敗的很大原因，他們認為「共匪竊據了整個大陸，多少得力於它的虛偽宣傳」，並分析共匪新聞工作的特質有「蠱惑性、集中性、單調性、誇大性、控制性」五個特質，而台灣當前存在的新聞問題則是「仇匪教育欠踏實、目標選擇欠集中、隱蔽弱點欠徹底、新聞內容欠淨化、發表方式欠妥當」，⁸提出宣傳與保密有衝突時，應該以國家利益作為衡斷的判准。

儘管心戰的對象是敵人敵軍，但國府以飲食進行心戰的方式是對內心戰與對外心戰的兩面手法，對內強調飲食節約與戰時生活，對外強調台灣是生活富足且政治民主的寶島。對內心戰就是以漫畫強調「萬惡的共匪」、「對岸人民都吃香蕉皮」、「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並且利用「投奔來台的反共義士」以「親身經歷」證明那邊真的很慘，所以要反攻。明茲提出「在社會群體內部，意義的川博可以被激發與操控，而同時控制食物本身以及食物所蘊含的意義則能夠作為一種懷柔統治的手段。」⁹食物有意義是因為它們出現在特定的文化與歷史背景下，但明茲也提出我們會把什麼樣的通西與生活相聯繫並賦予意義，這是由於文化與歷史的力量而難預料。所以控制食物的意義，將中秋節的思鄉轉換為打回家鄉的動力，將月餅轉化為領袖鼓勵軍隊與民眾感謝軍人保家衛國的贈禮，讓戰時生活的暫時不節約，轉為重要的節慶論述，讓豐盛的月餅、肉食供應、中秋賞月娛樂成為國府統治中華民國的重要德政實踐，相對於 1960 年代初的大陸大飢荒及其後的文化大革命，不論是吃得豐盈，或者是國府相對文革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都讓天上的那輪明月成為號召大家齊心反攻的最佳象徵。

第二節 中秋飲食論述三模式

獨一無二的台灣歷史經驗，民以食為天的傳統文化，讓鄉愁情感易由書寫與回憶飲食展現。飲食是過去與現在生活經驗之間的通道，飲食書寫更是日常生活的記憶展示，及自我認同的投射紀錄。1950 年代的鄉愁再現，倚靠飲食的多面貌而有不同層次展現，其背景卻是國府一再強調的準戰時體制與併之而來強調節約勤儉的戰時生活，企圖加強統治正當性與中國的代表性。儘管人心難測也難量，

⁸ 《宣傳週報》，7:27(195)，P3

⁹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Viking-Penguin, 1985)p.153-154

但是對於這段時間下的外省民眾心理，放置在飲食文化分析的脈絡之下，可以準確碰觸到台灣這塊土地上的集體記憶，也能夠去扣聯媒體的飲食論述與整體社會脈絡的關係，這也是本文引用大量報紙刊登文章來論述鄉愁再現之因，企圖透過文字細膩的書寫與呈現，讓戰時生活的鄉愁再現，不單只是從所謂媒體再現的真實、虛假，或再現之中的權力運作與意識型態之角度來區辯，而是用更接近生活史的脈絡，進一步掀開媒體再現裡頭的那深層的文化繆折，嘗試描繪出台灣傳播研究中的飲食與鄉愁紋理。

「民以食為天」乃中國傳統，飲食是日常生活的要角，呈現的不只是食材滋味，舉凡食材有其地緣、親友團圓重心是聚餐，圍繞著飲食的是家庭情感、家族記憶、個人生命與國族命運。其中猶以「月圓人團圓」、「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等詩詞歌詠的「中秋節」最具代表性，也喚起每位讀者對故土家園人事的思鄉愁緒；此外，代表食物「月餅」更是選擇中秋節的重要原因，而本文採納為中秋節前後刊載的相關報紙副刊飲食文章，探究其隱晦的認同形構，整合分析中秋節如何被建構為「思鄉節」與「勞軍節」，並運用各省的鄉愁飲食與個體的月餅，去建立台灣住民的「大中國」意識，讓中國不只在文字或地圖上，中國也可以在滋味裡，讓外省口味的月餅不是異國情調的嘗試，而是正統中國飲食的表述，而論述分析主要在 1950-1960 年代呈現為「回憶記錄器、戰爭機器、統治神器」三主題。

一、 回憶記錄器

食物是最深刻的記憶與認同，像基因一樣嵌織着一套複雜暗碼，標誌著個人的性別、血統、地域、社會階級和成長歷史，組合排列出獨特的印記。¹⁰而中秋節的飲食鄉愁文章裡，書寫回憶的佔了極大多數，其中可區分為思念過往時空故土及家園人事兩類，遙想的焦點也從大範圍的老家特殊飲食風味，聚焦到母親所烹調的專屬家庭菜，以下茲以「望月思故鄉」與「母親的味道」兩主題來論述之。

（一）望月思故鄉

安土重遷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因此離開原生成長的故土家鄉，那思念土地的情感定會引起心靈上的愁緒。記憶書寫來自於作者的背景與遭遇，而

¹⁰ 蔡珠兒，《饕餮書》，（台北：聯合文學，2006），頁 137。

1950-1960年代的台灣社會人口，可基本區分為「外省族群」與「本省族群」，族群是相對性的群體區辨，王甫昌指出「族群是指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認為、或者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人」。¹¹因此。更細緻來看，扣聯到近代社會人口變遷，林桶法依據《臺灣省政府檔案》、《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臺灣省統計提要》與軍隊的備忘錄，綜合公務人員、一般民眾與軍隊人數，提出「1945-1953年來台的外省人數一百二十餘萬人應該是較接近實際人數的統計數據。」並定義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大陸人士陸續來台，被稱為「外省人」；¹²而張茂桂提出外省人主要意指1949年之後，將近百萬的大陸各省人士跟著中央政府撤退來台，他們在移入台灣前後，共享一些社會特質與面臨共同處境，使得他們和台灣本地人的互動過程中，逐漸發展出「我群」的意識，包含「1.工作上的同質性（集中於軍公教部門）、2.經濟發生困難時，對國民黨與國家的依賴、3.共有的意識型態，包括對中華民國、國民黨及蔣介石的效忠、4.共享的記憶，以及軍閥、日本人及共匪作戰的經驗、5.離家逃難、四周都是台灣本省人及等待反攻大陸的共同經驗。」¹³儘管根據來台的時間點有所差異，但因應時勢變化而遷移來台的經歷皆同。因此《民報》在1946年即有〈市府希外省人，完成繳稅義務〉¹⁴新聞，1947年《中央日報》與1951年《聯合報》標題也都首度出現「外省人」這詞彙，不被說出等於不存在，一個語詞的出現標示出一個新的可見群體，也說明族群的背景差異在當時顯而易見，而屬於外省人的集體記憶與親身體驗，完全迥異於脫離日本殖民背景的台灣本省人經驗，也造就專屬彼此殊異的鄉愁經歷。

本省族群的原鄉思愁與外省族群的遙鄉念愁，因為世代、年齡、性別、職業與居住地而呈現多層次的鄉愁面貌，展現複雜的認同，反映在混雜與交融的飲食。台灣自古是個由移民組成的島嶼，來自各地的生命經驗與成長記憶，造就殊異的鄉愁情感，不同的身份背景，也讓認同的對象與渴望有了不一樣的依歸。以二戰後的台灣為例，「仇日、親中」這兩類鄉愁在不同時間點是被鼓勵與煽動，而這兩者也多來自對日抗戰經驗與因不同因素遷移來台的外省族群；但除了前兩者外，本省族群裡因為過往生活或二二八事件而有的「親日」，這類對於過往日本統治時光懷想的愁緒則被絕對噤聲。鄉愁是一種刻意的建構，權力不露痕跡的以流動似水的愁思去召喚思鄉的愁緒，而這邊對於鄉愁的建構與操作，主要來自文化、政治與經濟三個層面的勢力拉扯。

¹¹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3），頁10

¹² 林桶法，《1949大撤退》，（台北：聯經，2009）頁323-336。

¹³ 張茂桂等，《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市：業強，1993），頁108。

¹⁴ 〈市府希外省人，完成繳稅義務〉，《民報》，1946年5月21日，第223號。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50年代初來台灣的外省人，藉由食物試圖去擁抱對思鄉的愁緒，包含對自身成長土地的生活形態、人際關係、情感元素、風土景致的遙想，對家鄉的思念至此轉化為充滿當地特色的菜餚口味，食物化身家鄉替代品，讓人寄思念於其上，仿若也藉著味蕾的地域認可，開啟一道串聯故土記憶的抽象方式，如下文所寫的吃月餅看月亮就會想著故鄉與打回大陸：

中秋節看著團圓明月，吃著甜蜜的月餅，自然會「低頭思故鄉」，這就是中國人之永久是中國人也。清明節紀念著「死別」的祖先，中秋節懷念著「生離」的親屬，「每逢佳節倍思親」，想到「生離」的親人當然比緬懷「死別」的祖先還要難過。如果清明節是「思親節」，那麼中秋節是名實相符的「思鄉節」。……外省人在台灣每過一次中秋，不但對故鄉有說不盡留戀和追思，而且一定要屈指計算着「來台幾年了」，過一年便和回大陸接近一年，誰也不願意老死台灣，所以年年祈禱着回大陸吃月餅。……所以每次看到中秋月，更加強了回大陸的希望和信心。¹⁵

望月思鄉的主題文章，主要多為外省人投書以抒情寫憶，是1950年代外省人集體鄉愁再現方式。以1951年9月15日中秋節當日為例，整個副刊版面更有〈過中秋懷大陸〉、〈天涯共此時〉、〈中秋感懷〉、〈中秋月又圓〉、〈中秋談月〉、〈中秋雜憶〉等類似抒發懷鄉情感文章。而相同以描述那已逝去的滋味是最道地的美味，並且想念家鄉同胞的文章。其他年份在中秋節所投書刊載的思鄉文章，諸如〈望明月、思故鄉〉¹⁶、〈閒話肥桃〉¹⁷、〈吃月餅的往事〉¹⁸、〈翻毛月餅〉¹⁹、〈故都果子市〉²⁰、〈採菱〉²¹、〈梨〉²²、〈軟香兒〉²³、〈中秋話童年〉²⁴、〈明月思鄉〉²⁵等筆者投書，其貫穿一氣的共通點就是思鄉，從對家鄉的思念轉換為對戰爭的準備，也藉此達到後面討論的戰爭與統治功效。

¹⁵ 〈低頭思故鄉〉，《自立晚報》，1958年9月27日，第4版

¹⁶ 白丁，〈望明月、思故鄉〉，《中央日報》，1954年9月11日，第6版

¹⁷ 景樵，〈閒話肥桃〉，《中央日報》，1954年9月11日，第6版

¹⁸ 王先鎔，〈吃月餅的往事〉，《中央日報》，1955年9月20日，第6版

¹⁹ 媛珊，〈翻毛月餅〉，《中央日報》，1955年9月28日，第8版

²⁰ 吳東權，〈故都果子市〉，《中央日報》，1956年9月19日，第6版

²¹ 朱信，〈採菱〉，《中央日報》，1956年9月21日，第6版

²² 胡正之，〈梨〉，《中央日報》，1956年9月21日，第6版

²³ 華生，〈軟香兒〉，《中央日報》，1956年9月23日，第6版

²⁴ 楊明珊，〈中秋話童年〉，《中央日報》，1958年9月27日，第3版

²⁵ 唐辛，〈明月思鄉〉，《中央日報》，1959年9月17日，第7版

月是故鄉圓，所以這類主題文章的出現不令人意外，但其中引人注意的是此類感性軟調思鄉文章，幾乎在 1957 年後的《中央日報》銷聲匿跡，篇幅大幅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中秋節前後，不斷強調要勞軍與感謝將士，以及大家團結反共打回大陸，解救水深火熱的同胞好過中秋的激勵文類。推敲箇中原因，主要乃由 1954-1955 的爆發第一次台海危機，其後於 1954 年 12 月國府與美國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其中規定除自衛外，台灣對中國大陸採取軍事行動須受於美國同意的限制，根本上也限制了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機會，加上 1955 年 2 月國軍實則因軍力不足而被迫放棄大陳島，乃至 1958 年 8 月的第二次台海危機「八二三砲戰」，這一連串的戰事都在美國協助下才安然度過危機的國府，再煽動人民思鄉情緒，只會造成反面的失望與責難，故較少刊登思鄉情切之文。

另一方面，回憶記錄器的重要媒介再現模式，則可以從中秋節時的月餅廣告與其他佳節送禮的食品廣告，看出相似端倪。其特點就是強調「各省」風味，並以來自上海的糕餅廠商來台為最大宗。綜觀中秋月餅主要可分為有蘇式、粵式、平式、台式，市面上常見的月餅，以餡子為準，計有所謂：金腿、五仁、百果、棘泥、鳳梨、黑麻、椒鹽、玫瑰、豆沙、豆蓉、蓮蓉、椰蓉、鹹肉、甜肉、桂圓、桂花、山楂、水晶、八寶、什錦、蛋黃、咖哩雞、五仁雞等月餅，不論烤煎、盒裝樣式或出貨時間等，都應不同形式而有所差異。²⁶至於中秋糕餅業者則可區分為外省幫的福利、老大昌、老大房、冠生園、老天祿、美而廉、沙利文、國際、起士林、泰康、勝利等，本省幫的掬水軒、十字軒、伍中行、義美、永珍、寶月堂、一心堂、廣達香、唯他、頂日有、長源珍等，²⁷可以看到僅佔台灣人口少數的外省族群，可以再更細分為不同省分的月餅口味，在刺激消費的同時，也寓含食物仍要家鄉味道才是正宗，更藉由那一口口的各省月餅滋味來增強對中國大陸的體認。

（二）母親的味道

味覺經驗的特殊之處在於，在真正品嚐後還能回味它所遺留下來的印象，深刻的滋味會留下具體的回憶。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部裡，寫到因為嚐到小瑪德萊娜的味道，童年的一切伴隨這塊糕點，歷歷在目的被召喚至眼前。童年經驗造就味覺眷戀，飲食帶來專屬個人或者整個時代的滋味，因為當人們提到菜名時，腦中浮現的想法永遠比菜餚本身或可以吃它來得多。它使人想起廚師、

²⁶ 〈霍亂影響月餅身價 臨時店攤斂跡 便宜老牌商號〉，《中央日報》，1962 年 9 月 10 日，5 版。

²⁷ 鄭再興，〈一年容易又中秋！怎樣選購月餅？〉，《經濟日報》，1967 年 9 月 3 日，7 版。

一個特定事件或一種特殊情緒，思緒開始從這兒漫遊到那兒，眼裡也不是只有菜餚，它身為食物的物質性已不再重要，以情感為發端的飲食再現滋味，是愉悅家鄉與過往記憶堆砌的味道。

鄉愁是回不去的海峽對岸與童年，墊基於記憶，延展於日常生活。母親烹煮的菜象徵着已逝的美好童年時光，聯繫着一個家庭圓滿的核心，蘊涵對家人的關懷，於是女人與母親、童年、家鄉劃上等號，消逝的時空與記憶轉載到這個人，因此面對戰亂而骨肉分離，或者就學工作需分隔兩地時，書寫母親烹煮的菜色也是對過往點滴的抒懷。1950年移居臺灣的余光中投書中央副刊的〈兩地曲〉寫到中秋節的兩岸相思：

秋月翻過矮矮的圍牆，向天井裡張望，堂上有個老太太，一串咳嗽，引她摸下了石階，拖一條長長的黑影，在院裡徘徊。她望著滿樹的桂花，嘆口氣：「今年的桂花又開了，那孩子還不回來。我一個孤獨的老太婆，有什麼心腸把月餅做！擗麵的棍子讓蟲蛀了，田裡的芝麻沒收一顆！」

秋月照在海岸上，他背後的刺刀，閃出冷冷的清光。他獨自站在高崗上，向海水的勁頭凝望，凝望。「娘，臺灣的月餅哪比你做的香！臺灣的月色比家裡的淒涼。昨天我們關了餉，兒買了兩個月餅沒吃光；聽說家裡斷了糧，留下一個孝敬娘。娘呀你在天何方？誰能將而這塊餅，丟過面前的海洋！」²⁸

母親的菜在宏大的民族家國敘事裡，確認女性於家族裡的位置及形象。戰爭時的母親守在家園等著丈夫兒子凱旋歸來，「母親像月亮一樣，照亮我家門窗，聖潔多慈祥，發出愛的光芒」是傳誦已久的歌曲，搭以中秋朗朗上口的「月圓人團圓」，建構出反攻大陸目的不只為國更是為家，積極備戰是為邁向那最終極的一站一家。而這裡也需要去說明「圓」在中國傳統文化裡的意義，無稜無角的圓象徵和諧，秋季在農業社會是收穫的季節，也是萬物潛藏養息的季節，全家人在歷經春耕夏耘後的收穫團聚，搭以月圓的象徵，在在都令月到中秋分外明，這邊特別明亮的不只是月亮，更是來自人心的滿盈，而此刻母親所烹煮的菜，更添蕭瑟秋季裡的一抹豐盛。

母親是多數女性生命裡扮演最長的角色，烹煮菜餚是母職的代表工作，故以食物比喻女人最為深刻。食物的創造者，在傳統社會裡是以女人為主，母親總與

²⁸光中，〈兩地曲〉，《中央日報》，1950年9月26日，8版。

餐桌相連，人如其食的另一個解讀方式：食如其人，看見食物猶如看見某人。這之中無分區域族群，母親永遠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料理三餐是傳統母親的職責所在，而母親對兒女的愛，也在廚房這個充滿魔法的空間，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之中，將無形的愛藉此轉變為有形的食物。因此蔣勳提到「母親的菜是再也找不到了，是她的時間、她對生命的專注、她對品嚐這個菜餚的人的愛與關心，交織而成的美味。」²⁹母親煮的菜，勾起每個人內心記憶的滋味，更多是那食物之外—被愛的味道。

母親成為鄉愁的重要對象有其現實因素，乃因戰事以男性為主，離開家園的人思念著以母親為首的故土風情。食物隱喻母親這個身份的辛苦之處，也因為個人為家的犧牲所以值得敬佩，而母親作為一個聯繫過往時空的理想形象，是國府不斷動之以情的重要論述，母親與祖國兩者是相輔相成，個人在台灣盡力備戰的目的是保家衛國，而妻子或女兒的其它家庭女性成員儘管也有少數鄉愁文章提及，但因為母親作為個人生命裡的最初印記與美好單純童年的推手，所以母親佇立飲食鄉愁的首位，思念其人其味也支撐備戰抗戰的心理基礎。

二、戰爭機器

戰爭是國府統治的重要工具，對外的戰爭口號是對內統治的重要心戰工具。韓戰、冷戰、反共抗俄的民族血脈之戰，都不乏捍衛自由與生存的號召，與國府統治正當性最相關的當屬反攻大陸的中國保衛戰。保家衛國護民的責任，除了軍人更期望全民的參與，此時除了法令規範，如何運用已有的習俗與敘事，賦予新的架構與意義重視，可從教科書、傳統、國旗、國歌等方面著首，通過一系列的知識建構、儀式活動，達到權力規訓的目的。中秋節是具代表的「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³⁰藉由一整套由已被公開或私下接受的規則所控制的實踐活動，具有一種儀式或象徵特性，且通過重複來灌輸價值與行為規範，並且試圖與某一個俱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過去建立連續性。

中秋月餅化為戰爭機器，乃因具有即刻嚐用、常溫保存、品味期限長、便於攜帶此四特色，且月餅作為禮品的單價低於飯館請客，相較同具團圓意義的圍爐、元宵湯圓或端午粽子等需要烹煮溫熱的食物，月餅也更來得食用便利且包裝利於宣傳與投遞，輔以秋節思鄉與歷史典故，月餅於內在意義與外在意義皆完備的情

²⁹ 錢欽青，《吃出風格：25位名人私房菜》，(台北：聯合文學，2006)，頁9。

³⁰ Eric Hobsbawm, Terence O.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2。

況下，成為國府權力施展與戰爭建構的最佳方式。如在 1953 年國民黨第四組內部的《宣傳週報》即指示要對中秋節進行應有的宣傳：³¹

本月廿二日，為農曆的中秋節，我們應注意宣傳：

- 一、中秋節食月餅殺韃子的故事，應善予應用，在對自由地區的宣傳中，可以提高民眾的自信心；在對大陸地區的宣傳中，可以鼓勵民眾作揭竿起義的奮鬥。
- 二、根據過去的成立，應勸導民間厲行節約，彼此不送禮，不受理，不宴客，不赴宴，以符合節約消費增加生產的目標（推行中秋節約要點政府另有公告）
- 三、應發動參加中秋勞軍及慰勞韓國反共義士。

前述指示可看到國府的核心思考，除了刺激民眾想念故鄉以認同國府反攻論述，月餅更藉由歷史敘事成為殺敵成功的重要符號。但回顧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小學生用的「共和國教科書」，其中有一刻關於中秋月餅殺韃子的故事。到了國民革命以後，認為有憎恨蒙民族、挑撥反動的思想，以後就廢止了，³²由此可見同樣的故事在因應權力而有不同的施展。因此國府為訴求戰時體制的重要，建立民眾依靠信賴國府軍隊的力量，並以月餅的歷史含意，來傳達對國家盡忠的訊息。中秋月餅的傳統架構下，國府延伸以「秋節月餅勞軍」與「投共口糧」兩者作為舊材料的新傳統，建構中秋節為「勞軍節」與「思鄉節」，從總統乃至民間提倡一人一餅謝國軍，或者邀請國軍到府享受中秋團圓飯，以及運用秋節空投口糧等活動，以下評述中秋節與月餅如何作為國府建構戰時生活的論述工具。

（一）秋節月餅勞軍

在強調總動員與節約運動的 1950 年代台灣社會，特別強調中秋節，除了顯示這個節慶的特殊位置外，「月餅」這個節慶象徵物，更被國家從私人領域的人際共享，挪用至整體國家戰略位置的「節約月餅」、「勞軍月餅」與「反共抗俄月餅」三個環環相扣的面向。節約月餅的意涵自然與戰時生活以全力抗戰有關，而後者則從親情故舊出發的情感出發，轉至呼喚要反攻大陸的決心，兩者並合而為一成為勞軍的重要贈禮，並強調唯有軍隊可以幫助所有人民達到返回家鄉，所以月餅在此不只是一個佳節食物，更是一份民眾對軍隊的行動支持，以及對國家

³¹ 〈對中秋節應有的宣傳〉，《宣傳週報》，1953年9月18日，頁2。

³² 林衡道口述，邱秀堂撰文，《戀戀台灣風情：走過日治時期的這些人那些事》，（臺北：塞尚圖文，2014），頁 120

訴求維持戰時體制的認同。這類節慶飲食儀式，被國家巧妙轉換為鞏固戰爭紛圍與加強戰時體制的工具，食物在此也化作戰爭機器。1951年9月14日的《中央日報》頭版頭條刊出〈國防部激勵三軍，擴大歡度中秋節〉，詳列如何歡度的目的、方式、內容、地點、時間與對象：³³

「國軍部隊擴大歡度中秋節辦法」

- 一、目的：①使國軍官兵輕鬆愉快盡情同樂舒洩其一年來辛勤之疲勞，藉以培養士氣。②歡渡中秋，紀念中秋，闡揚精誠團結殺敵抗暴的民族精神，以激勵士氣
- 二、方式：①發動民眾敬軍勞軍。②官民聯歡晚會聚餐。③招待軍眷懇親同樂。④舉行軍民月光晚會。
- 三、內容：①聯歡會餐：(一)聯歡：1.吃月餅：自製或訂製月餅，上刊「反共抗俄殺敵復仇」八字，分贈各官兵。……(四)內容：應在生動、活潑、輕鬆、愉快之情調下進行下列各項活動：1.吃月餅：將預製之月餅分發各官兵及地方人士。2.講故事：中秋的故事，月亮的故事，月餅的故事。……

這個由國防部發動的歡度中秋節辦法，在黨政軍集權的體制下自然得到來自地方黨部與民間組織積極的響應，在民間方面成立「秋節勞軍籌備委員會」，發動民間捐贈月餅或代金外，各級學校也積極募款，而青年學生或社會人士也組成「秋節勞軍工作隊」，³⁴以蔣方良為首的政治部婦聯會，則率領顧正秋、張正芬等名伶、李棠華特技團等代表國府分發慰勞品與勞軍表演，³⁵於是型塑「今年的中秋節，是為了勞軍而來」與「人們的心，都是為勞軍而熱，不是為過中秋而熱」³⁶的軍民一心、軍民同樂整版報導。也因為1951年的勞軍活動得到熱烈響應，因此國防部往後每年都有相關的官兵歡度中秋辦法，強調要以印有「反共抗俄殺敵復仇」字樣的月餅分贈官兵想用，以軍民月光晚會為主，會餐時並可飲酒與划酒拳等。³⁷這看似違背台灣省政針對秋節「不送禮不收禮不設宴不赴宴」，³⁸且與訴求戰時節約並強調「精神武裝、生活節約」³⁹完全矛盾的辦法，為何會得到國府

³³ 〈國防部激勵三軍，擴大歡度中秋節。訂定辦法分發軍事單位實施，藉以舒疲養氣團結抗暴精神〉，《中央日報》，1951年9月15日，4版。

³⁴ 〈各地秋節勞軍委員會 函國軍健兒致敬 攜手並肩完成反攻復國大業〉，《中央日報》，1951年9月15日，4版。

³⁵ 〈總政治部婦聯會 昨赴鶯歌慰勞榮軍〉，《中央日報》，1951年9月15日，4版。

³⁶ 〈勞軍·節約·思親 中秋前夜二三事〉，《中央日報》，1951年9月15日，4版。

³⁷ 〈國防部頒發 官兵歡度中秋辦法〉，《聯合報》，1952年9月26日，1版。

³⁸ 〈令臺灣省所屬各機關、通知各級人民團體為發動中秋節「不送禮不收禮不設宴不赴宴」運動，各界首長應率先倡導並飭所屬推行，希知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1:秋:77，頁982。

³⁹ 〈精神武裝 生活節約〉，《中央日報》，1954年10月2日，2版。

與國防部的積極推動與重視？更進一步問，國防與軍隊是對外反攻大陸的基礎，軍事力量也是國府統治台灣社會的重要籌碼，那麼會得到黨政軍的奧援有乃因其相互支持，但為何還會有這麼多民間對於勞軍的支持力量？這原因不只單單因為國府或國防部的下令或者國民黨的民間動員，更多的來自於切身的軍隊體驗、軍事化教育與備戰、抗戰的氛圍，但這如何型塑呢？

1952年總統令「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⁴⁰與其後全台徵兵，乃至於集合社會知識菁英的大專生統一上成功嶺、反共救國團的大專高中營隊、教官進入高中教授軍訓課、學校教育的「死有輕如鴻毛重如泰山」、「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等，軍事教育與軍隊管理以知識、活動、身體規訓等面貌深入台灣社會的年輕人身上，隨之而來的就是全台灣幾乎每戶人家都無法脫離軍事氛圍，如1950年的「哥哥爸爸真偉大，名譽照我家，為國去打仗，當兵笑哈哈」這首膾炙人口的童謠所描繪當兵的榮耀也讓為國當兵成為榮耀。也唯有在此基礎上，才能達到秋節勞軍的高潮，即賞月應念戰士功，「一切為前線，一切為勝利」，⁴¹因此光台北就募集到一萬個月餅，⁴²雲林、台南軍友社也可募得二、三萬個月餅，或者屏東縣影劇公會也特製勞軍戲票一萬張等，⁴³乃至於各界勞軍月餅已超過百萬個，⁴⁴而這類由軍聞社撰寫的報導，數量也許有誇大卻也無從考究，但確實能反映出月餅勞軍的盛況。

1957年時的中華民國，已擁有在亞洲自由世界中第二強大的軍事力量，⁴⁵國家總預算中有高達六七成都投注在國防支出，是否真有如此需要月餅果腹加餐，答案當然是否。因為月餅在此絕對不只是食物，而是反共復國的象徵，是激勵士兵堅守前線的符號，將月餅冠上政治與戰爭訴求，在在說明國府如何建構臺灣人的備戰意識，以支持反攻大陸與堅信國府作為唯一中國的決心。綜觀來看，為使整個秋節月餅勞軍順利達到目的，國府有一套固定活動流程與新聞報導儀式。首先在中秋節前一個月，就發動各地軍友社進行募捐，並且各界首長及地方仕紳更要率先倡導，然後報紙上會一個個點名各地方募集到多少物資，以及每個機關募集到多少月餅，面對這點名募集月餅數量的新聞，當可想見背後的主事者有多大

⁴⁰ 〈修正「兵役法」〉，《總統府公報》，1951.12.29，327卷，頁1-3。

⁴¹ 〈一切為前線！〉，《中央日報》，1951年9月15日，4版。

⁴² 〈十萬個月餅 今送到軍中 各地駐軍慶祝佳節〉，《聯合報》，1952年10月2日，3版。

⁴³ 〈昨日中秋佳節 各地軍民同歡 人人皆獻餅與戰士共團圓〉，《聯合報》，1953年9月22日，4版。

⁴⁴ 〈各界勞軍月餅 已超出百萬個 送前線禮品今啟運〉，《中央日報》，1953年9月17日，4版。

⁴⁵ 周瑋環編，《台灣光復後美援史料，第一冊，軍協計劃（一）》（臺北市：國史館，1995），頁4。

業績壓力，有鑒於此，除了個人餽贈之外，更往往可以在報紙上看到為數眾多社會團體自動發起的贈月餅活動，⁴⁶於是從國小到高中大學、區公所、市黨部、電信局、國立編譯館、書店員工、市議員等都參與了這個一人一餅贈軍人的活動，⁴⁷且多數中學也會舉辦月光晚會，讓學生表演等遊藝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勞軍月餅與民眾購買的月餅並不一樣，其特點是節約，讓民眾可以用較節省的费用購買月餅並達到勞軍目的。提出「節約月餅」以勞軍，或者「反共抗俄月餅」來優惠公教人員的另一方面，也就是因為坊間普遍月餅有分「高級月餅」與「普通月餅」，且月餅都有限價的規定。以 1950 年為例，當時戰時生活運動促進會邀請國防部政治部、警務處、新聞處與糕餅業暨飲食業公會，決議(一)月餅分為一般月餅與大型月餅兩種：1.一般月餅每個不得超過四市兩，每四市兩豆沙蛋黃 2.40 元、黑豆沙 2.00 元、豆蓉 2.00 元、王仁餅 3.20 元、王仁蛋黃 3.60 元、百果 3.20 元。2.大型月餅即本地舊俗秋節所製之大月餅，仍准製售，惟名稱改為反共月餅，重量每個限 5 台斤以下，價按一般月餅價格半價，每台斤不得超過 6 元 4 角。此外針對中秋節宴會，也訂有中式宴會與西式餐點的菜色與價格標準。⁴⁸但相對於此，勞軍月餅訴求一個一餅，在節約與報紙只刊登募得數量而不論大小的情況，某些軍友社會特別請糕餅行承製反共抗俄月餅來勞軍，⁴⁹成本是一餅一元。另外在 1950-1960 年代的月餅廣告，看到多種配合國家政策而冠以政治意涵的月餅銷售。而延伸到民間，就是各種打著反共抗俄口號的月餅，有特別針對公教人員的持證優惠，也有特別尺寸與餡料的月餅，如下圖上海冠生圓為優待軍警憲及公教人員發行「反共抗俄」月餅，或「反共抗俄殺敵復仇大月餅，每臺斤九元六」。⁵⁰

在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年代，相對於民間熱烈募餅與物資勞軍，作為三軍統帥的蔣介石則在 1959 年後也開始以個人名義饋贈印有「總統犒賞中秋月餅」八字的月餅與每人一份的香煙，以專機運抵金門送至前線。⁵¹隨著經濟成長，民眾生活水準越來越好，勞軍的內容物也從一人一元一餅或豬肉，轉為從直接募款，募集的對象也從黨公教等單位擴大到工商業界等公司行號，如 1964 年光上半年就募得一千六百多萬，並且尚有衣服毛毯、電視機、電影機、香煙與補助康樂隊

⁴⁶ (1952 年 9 月 18 日，第 4 版。)

⁴⁷ 〈十萬個月餅 今送到軍中 各地駐軍慶祝佳節〉，《聯合報》，1952 年 10 月 2 日，第 3 版。

⁴⁸ 〈月餅何價 戰時生活會決定〉，《中央日報》，1950 年 9 月 9 日，5 版。

⁴⁹ 〈秋節勞軍熱 捐募月餅忙〉，《聯合報》，1952 年 9 月 22 日，第 4 版。

⁵⁰ (1951 年 9 月 13 日，第 1 版。)

⁵¹ 〈總統犒賞月餅 首批運抵金門〉，《聯合報》，1959 年 9 月 13 日，第 1 版。

表演等，⁵²乃至肥皂、牙膏、書刊、牛奶等生活物品成為都是秋節勞軍的物資。

食物作為號召、響應、呼喚戰爭的機器，貫穿整個 50-60 年代的中秋節慶，不論一人一餅勞軍或一戶一友邀請軍人來家用餐，⁵³總以反覆相似的標語不斷重複出現，呈現如 Simon Cottle 所謂的媒介儀式（mediatized rituals），是特殊的（exceptional）、被展現出來的媒體現象；藉由象徵性的方式運作，以及假設與引導的作用，達到能夠維繫或改變集體的情感和群結關係，⁵⁴反映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報紙媒體就是在每年這個時節，藉由中秋思鄉文章與相關月餅廣告，鼓吹明禮尚義雪恥復國的精神，再強調各地與各團體踴躍勞軍的熱烈景象，宣傳與凝聚全國民眾備戰與軍民一心的思想。

（二）佳節與救災口糧

投共口糧可分為兩個時期，首先在 1950 年代時以空投為主，1960 年代後都以空飄、海飄、砲擊方式。空飄是以高中低空各型汽球的攜帶量，由一磅至二三百磅，它們飄落的地區由沿海而至東北和蒙古以南任何區域，「海飄」是用木板製成的三角舟，上攜汽球，並以國旗作風帆〈見附圖〉，隨海流進入中共區。前線砲兵同時以準確射擊技術，也把文告傳單和小巧禮物用砲射送到對岸去。投共口糧的目的主要有慶祝佳節與救災兩者，前者如端午、除夕、秋節、雙十國慶都會投遞，後者則針對天災人禍。主要有投遞單位則有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以下簡稱「救總」）與金門馬祖外島心戰部隊。至於佳節口糧除蔣總統贈送的大批精美月餅外，另有百數種男女衣料和日用品，其中包括毛衣、衛生衣褲、襯衣、毛巾、襪子、手帕、口糧、香煙和各種精緻玩具，還有衣料、酒類、日用品、口糧、肉乾等。空飄海漂除攜上項禮品外，還帶有大量的蔣總統對匪區軍民的文告，來歸安全證，起義獎勵辦法以及各項傳單等。⁵⁵而在國民黨《宣傳工作手冊》裡也提到對大陸宣傳工作，應繼續研究改進，設法積極加強。空投宣傳品，應使其小至人人均易收藏，或大至人人一望可見，始易收效。其內容應多用圖畫，少用

⁵² 〈上半年勞軍款 一千六百多萬〉，《聯合報》，1964 年 4 月 4 日，第 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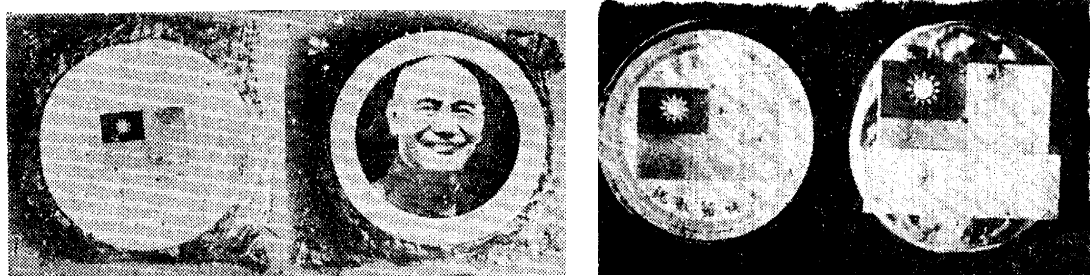
⁵³ 〈一戶一友運動 派三輪車接送〉，《聯合報》，1956 年 9 月 18 日，第 3 版。

⁵⁴ Cottle, S. 2006. Mediatized conflict: developments in media and conflict studi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⁵⁵ 〈向大陸同胞賀節 金門施放帆船 贈送秋節禮品〉，《中央日報》，1966 年 9 月 30 日，3 版。〈大批秋節禮品 從金門海空 送大陸同胞 明停止反炮擊一天〉，《聯合報》，1967 年 9 月 17 日，2 版。〈懷念大陸苦難同胞 各界飄送秋節禮品 並促請奮起討毛推翻匪偽政權〉，《中央日報》，1968 年 10 月 6 日，1 版。〈秋節禮品 空飄大陸 匪砲濫射金門市區〉，《中央日報》，1969 年 9 月 27 日，3 版。〈前線飄送秋節禮品 慰問大陸同胞 號召中共官兵起義來歸〉，《中央日報》，1983 年 9 月 21 日，3 版。

文字，辟易明瞭。⁵⁶

1950-1960 年代以月餅作為戰爭機器，最顯著特殊的現象是 1959 年 9 月 14 日報導的一則「國防部精製月餅，投送大陸同胞賀節」，此乃國防部主動訂製月餅，並在包裝正面及底面分別黏貼蔣中正頭像照片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於該旗下端書寫「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下，永遠是自由光明」一語。1960 年的國防部月餅，其包裝正反面都印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並寫上「祝秋節快樂」與「發揮胞愛」，而國旗背面也印有反共同心會的主張：一、反對拆散家庭。二、自己的工作自己做。三、自己的田地自己耕。四、自己的孩子自己養。五、打倒「公共食堂」，爭取吃飯自由。甚至月餅的正反面也都印有「同心同德、保家衛國」等字樣，此外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所購置的毛巾、罐頭等中秋禮品，也都會與月餅一齊同時投送，⁵⁷幾乎是想把所有能宣傳的話語通通印在月餅與其包裝上。至此月餅這個食物已不重要，其所承載的政治意義才是在兩岸戰備狀態之下的重點。



圖：國防部空投大陸的中秋月餅

資料來源：(左)《中央日報》，1959 年 9 月 14 日，1 版。

(右)《中央日報》，1960 年 10 月 1 日，1 版。

相對於前面的佳節口糧，物資投至大陸最多目的就是救災，負責機構則是救總，其乃因應 1950 年蔣介石的〈為救濟大陸災胞告全國同胞書〉與呼籲「自由地區人民與海外同胞，節衣縮食，努力增產，救濟陷於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而設立，⁵⁸以民間機構去就既當時處於嚴重水災、旱災與蟲災的大陸民眾，此外業務尚有政治宣傳、安置來台難民與泰北香港等地難民等。救總最大規模的救災行

⁵⁶ 1956 年 1 月 11 日在七屆第二四四中常會上指示。見《宣傳工作手冊》，p9-10

⁵⁷ 〈佳節懷念匪區苦難同胞 國防部暨救災總會 以大量精美月餅投送給大陸同胞〉，《中央日報》，1960 年 10 月 1 日，1 版。

⁵⁸ 葛雨琴，《救總六十年》，(臺北：中國災胞救助總會，2010)，頁 1

動，主要發生在中國大陸於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間發生的全國糧食短缺與大飢荒，這個經歷農業集體化與大躍進運動後產生的「三年困難時期」，⁵⁹造成上千萬的人民餓死，僅僅 1961 年時就由空軍直接制大陸空投十六萬包口糧袋，以國軍去支持一個民間救援團體，可見到救總明確的官方性質。

投共口糧不論目的是慶祝佳節或救災，其都具有心理與實際層面的雙重作用。在心理層面來看，有能力去投遞秋節禮品或救援物資，都代表國府對台灣的統治成效比共產黨好，才能在經濟上有多餘的物資，軍事上能夠飛到對岸去，展現其有治理國家且為民眾帶來更好生活的能力。對大陸投遞飄送食物、物資與文宣的行動，是對共產黨也是對台灣社會的雙面心戰。作為對外則是空投包裹，說明蔣介石與國府的優點，彰顯台灣社會的行有餘力，其實空投有沒有投中、有沒有人拿到都不是重點，執行這個投遞動作本身已俱有政治意義。尤其在經歷 1958 年 823 炮戰後，開始彼此「單打雙不打」的時期，而共產黨也會砲擊「宣傳彈」到金門地區進行同樣的心戰。⁶⁰而對國府而言，在經歷 1965 接連三次海戰失敗後，蔣介石明確知道已經無法有能力渡海反攻，空飄海飄過去大陸的物資作用有限，但這個打著救援與宣傳自由中國的行動有其雙面作用力量，由心戰部隊投遞飄送月餅與物資給對岸的行動，⁶¹也是做給中華民國的軍隊自家人看，務求軍人知道「為何而戰」與「為誰而戰」，另一方面也會報導「歡度中秋佳節，前線停止砲擊」⁶²的新聞給全臺灣社會看，彰顯國府反攻大陸決心，並作為戰爭持續進行的註筆，食物成為宣傳與心理戰最佳手段，鞏固國府權力的最堅實宣傳。

三、統治神器

在動之以情的望月思鄉、召喚軍民同心的月餅勞軍後，作偽「統治神器」的中秋飲食，主要是以台灣的富足景況來對比「深陷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不以冗長大道理說明國府政權的正當性與準戰時體制是否恰當，而挪以「大陸那邊」如何悲戚慘烈的景象，以反推台灣現在的安詳，最終建構唯有國府能夠建立民生富足的中國。以下茲作「兩個世界過中秋」與「中秋賞月出遊」主題，分別描述在這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秋節民生景況，以及秋節如何與觀光串連而成全民賞月運動。

⁵⁹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2009）

⁶⁰ 林怡種，〈又是單日晚上——崗上聽濤隨筆之八〉，《正氣副刊》，1978 年 8 月 21 日。2016 年 2 月 20 日於「金門根本風采工作室」<http://www.kinmen.info/article/article.php?SN=10&DirSN=38>

⁶¹ 直至 1969 年仍有〈大批中秋月餅 飄送大陸同胞〉，《中央日報》，1969 年 9 月 24 日，3 版。

⁶² 〈歡度中秋佳節 前線停止砲擊〉，《中央日報》，1969 年 9 月 25 日，3 版。但其實不只秋節，春節前夕也會停止砲擊，而兩方也會藉由廣播對對方說明平止砲擊的日期。

（一）兩個世界過中秋

饑餓能引發戰爭，節慶的口腹滿足亦能收服人心。國仇家恨，尤其聯繫到外省人最切身的家鄉土地與親友故舊，在中秋節這樣一個強調團圓的節日，更是容易拿來大肆宣傳，搭配前述的情感訴求與月餅化為戰鬥力的象徵，這個強調「統治神器」論述主題，傾向從中秋節作為引子，輔以人民公社的淒慘景象描述，運用思鄉情緒與對飢餓的恐懼，舉一把恐嚇故鄉危難殘破與恐懼食不溫飽的雙面刃，來反映台灣社會的民生平穩與人人溫飽。

每逢中秋節前夕的重要民生報導就是麵粉配額與毛豬供應量，兩者影響的是月餅製作產量與秋夜團圓餐的豐盛。以 1953 年為例，省商聯會什糧小組已經特配麵粉 4 萬包，計重八 18 萬台斤，一個月餅平均用 4 兩麵粉，可製月餅 350 多萬個，台北市民 60 萬，大大小小起碼有 30 個月餅好吃。⁶³當年農林廳統計發表毛豬消費量為 3309 隻，如果平均每隻重 100 斤，總計達三 33 萬多斤，換句話說，台北市 60 萬市民過一個中秋節，老老小小合計，平均每人要吃半斤肉。⁶⁴乃至 1957 年宰豬 3700 頭 食魚 21 萬公斤，一方面可以著出生產力量增加，再無供不應求現象，而且供應數字較往年增多，也足證明購買力提高，國民收入增加，生活水準提高，社會經濟已更趨繁。⁶⁵甚至由於中秋節市面所需要源通之頭寸，而增加新台幣約一億元之發行。⁶⁶而當時販售月餅的除了固定的糕餅店之外，更多是臨時攤販，可見市況有多熱。

只是這也有年代區別，1950 年代的農業社會月餅銷路好，是因為一年中僅有幾次「恣口腹之慾」的機會；但到了 1960 年代經濟成長民眾能夠選擇的秋節禮品越來越多，諸如營養、衣著、居住、應酬，種種分期付款的交易，原已把消費的潛力折耗得所餘無幾，再加上秋節前後正是學生註冊的日子，有些人家早已羅掘俱窮，⁶⁷而以往較高價的火腿、進口罐頭、南北貨、松茸、螺肉、櫻桃、桃子與各式果汁也因可以負擔而更多被選為禮品，也是造成月餅銷量日漸趨弱的原因。而由前面數據可看到國府一方面要平抑物價以免招惹民怨，但主動增加麵粉配額與毛豬魚鴨肉品供應，卻也招來主政者行動與節約口號不相對應的質疑。

⁶³ 管明，〈麵粉月餅節約〉，《聯合報》，1953 年 9 月 5 日，6 版。

⁶⁴ 管明，〈中秋豬的啓示〉，《聯合報》，1953 年 9 月 25 日，6 版。

⁶⁵ 〈秋節消費 宰豬三千七百頭 食魚廿一萬公斤〉，《聯合報》，1957 年 9 月 9 日，2 版。

⁶⁶ 〈台幣億元回籠〉，《聯合報》，1956 年 9 月 29 日，4 版。

⁶⁷ 〈月餅身價〉，《聯合報》，1964 年 9 月 11 日，V 版。

中秋月餅有作為「食品」的使用價值與作為「禮品」的交換價值。佳節送禮乃是中國傳統，藉此維繫人際情感並促進家族凝聚，其中尤以中秋節的代表性食物「月餅」為首要佳節禮品，可從台灣省政府特別明訂中秋節「不送禮、不收禮、不設宴、不赴宴」，⁶⁸想見佳節送禮設宴的情形頗為普遍，贈送與享用月餅的確是許多人思念家鄉的情感慰藉與口慾滿足，甚至有送高價月餅讓對方去店面折現的旁門走道，而面對這樣明確的規則，民間機關或朋友間可以視若無睹，但公家機關乃為送禮收禮的大宗，此時「中秋佳節禮卷」就成為最好的替代品，其較月餅禮盒來得體積小而不引人注目，且可讓收禮方自行兌換喜愛的罐頭品項或月餅口味，是當時為了因應國府倡導中秋節約的另一方式。

商店裡滿坑滿谷的待售月餅是台灣秋節常見景況（參照附錄），滿街張燈結綵，都是為了推銷月餅，⁶⁹甚至「祖國月餅香」都是可拿來比較之處，⁷⁰對照身處「鐵幕」的大陸人民，其面臨飢荒更可以突顯國府在台的治理有成與必須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必要。首先在 1950 年代初期的國府所強調是要拯救「水深火熱的同胞」，這時候的論述多少有想象誇大的成分，主要論述重點是「赤焰燒遍了大陸的當口，眼看著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在水深火熱中，轉轉哀嚎……我們不努力，大陸上同胞今日的苦難就是我們將來的寫照。我們不救他們，就斷送了自己的將來。我們跟他們的命運是打成一片的。」⁷¹，這類恐懼與恐嚇化為諷刺漫畫，可看到被剝奪糧食的大陸人民與全家團圓享用豐盛參驗的台灣人民，以及秋夜無家可歸的殘破景象。

這想像的恐嚇直到 1958 年大陸成立人民公社，乃至於後續的大飢荒，終於成為真實的恐懼，刊出大量的人民公社淒慘景象的報導，來彰顯國府治理台灣社會的成功。以 1958 年的 823 砲戰來說，當時有篇報導提到「豬比人過得好」。⁷²這些報導的消息來源，眾多是來自《宣傳週報》的〈鐵幕透視〉專欄，此版多參著當時《人民日報》文章加以延伸說明，常會提到人民公社生活苦況、柴米油鹽一無著落等新聞，並提到希望在報章雜誌或廣播方面多予應用，以廣為宣傳。⁷³儘管權力來至於論述的建立與知識的生產，吃飽的民生富足對比大飢荒的景況，尤其當時還有人民公社大飢荒的攝影巡迴展，這切身的體驗與經歷遠勝過一切紙

⁶⁸ 1952 年秋字第七十七期的台灣省政府令。

⁶⁹ 何凡，〈玻璃墊上 秋節〉，《聯合報》，1956 年 9 月 19 日，6 版。

⁷⁰ 〈祖國月餅香 投奔自由的女演員伍秀芳 吃月餅甜在嘴裡樂在心裡〉，《中央日報》，1966 年 9 月 30 日，3 版。

⁷¹ 曾璽白，〈月到中秋分外明〉，《中央日報》，1950 年 9 月 26 日，1 版。

⁷² 〈七日談〉，《中央日報》，1958 年 9 月 23 日，3 版。

⁷³ 〈鐵幕透視〉，《宣傳週報》，第 12 卷，第 21 期，頁 170。

筆力量，讓國府的統治達到心服口服的效果，而這裡當然有美援的重要影響，但美援的影響也被化為是美國支持自由中國的行動，以及國府是自由中國與唯一中國代表的代言。而如此環環相扣的論述，也就更能支持國府在台統治的基礎。

（二）中秋賞月出遊

重視觀光的最初發展始於蔣介石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以及其在 1954 年後接連三年，多次在中央動員會報，指示台灣省政府對觀光事業予以重視。而 1964 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紀博覽會，當時從日本再順道來台觀光者有十數萬，故宮、澄清湖、阿里山等二十多個風景區都是當年成立以吸引國外遊客。整個大規模發展則在 1966 年的觀光事業局與觀光事業委員會成立，1968 年太平洋旅行協會在台北舉行年會，1969 年立法院訂立觀光事業條例；輔以國際旅館與客房數量增加、國際航班擴編，餐廳與夜總會多樣化、特設風景區與遊覽車往來頻繁，及過往美援支持下不斷充實的交通建設、水利與電力設備，讓國際觀光客每年達 80 萬人，外匯收入每年超過 2 億美金。⁷⁴於是「一個冷藏了兩千多年的名辭，『觀光』，近來大忽然大行其道，一變而為最熱門的寵兒，最時髦的行為，幾乎支配了我們日常生活，影響了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⁷⁵來自當時雜誌讀者文章，也表達觀光旅遊業在 1960 年代中期後的蓬勃發展。

中秋賞月既是民間習俗也是重要觀光推展。台灣民眾從 1951 到 1974 年間的國民所得增加三倍，每人消費支出亦隨著同倍數增加，約佔總所得比重七成。其中食品費支出的比例逐漸下降，居住費、整潔保健費、娛樂消遣費等支出所佔比例相對提高。⁷⁶在物資匱乏的年代，飲食自然佔民生消費比重為高，但伴隨生活水準提升與可負擔的秋節禮品選擇多樣，中秋節的論述重點也從生理飽足的月餅或肉品銷量多寡，轉而報導各地民眾賞月出遊的熱鬧景象。

以台北市來講，如螢橋、淡水河畔、兒童樂園、植物園、新公園等都是賞月的好去處。⁷⁷中秋夜的景象約可有以下常見的活動：去天文台賞月、月光晚會、猜燈謎、河畔汎舟、露天劇、看電影，如國賓飯店等較具規模的夜總會也會舉行

⁷⁴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編印，《台灣光復三十年》（台中市：編者，1975），頁參—14—4 至參—14—23。

⁷⁵ 汪公紀，〈說「觀光」〉，《中外雜誌》，第 4 卷，第 4 期，1968 年 10 月，頁 12。

⁷⁶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編印，《台灣光復三十年》（台中市：編者，1975），頁肆—1—1。

⁷⁷ 〈欣賞中秋美景 今晚去處多 猜謎·遊覽·觀測·看戲 各適其式可盡其樂〉，《聯合報》，1960 年 10 月 5 日，3 版。

中秋晚會，而當時聽眾廣大的中國廣播公司則會舉行月光晚會，⁷⁸隨著公車班次與計程車增加，可以離家賞月的距離也越來越遠，市內以兒童樂園與中興橋人數最多，而在圓山基隆河、碧潭、石門水庫搭船賞月者亦眾，⁷⁹因此後來更有公車延遲收班、局部交通管制的因應措施，⁸⁰重要賞月風景區的萬頭鑽動與大排長龍景象是年年出現。⁸¹

闔家出門賞月或者情侶河畔賞月成為全民運動之外，因應中秋節出現的特別現象是「賞月旅行團」，會前往獅頭山，日月潭，阿里山，花蓮太魯閣，及澎湖馬公等風景勝地遊覽賞月，團費從 130 到 500 元不等。⁸²當時除了少數富有的家庭外，一般公教人員，很少看到有「月餅旅行」的現象，因為稀有所以價格高昂。隨著經濟能力提升與更多遊覽公司及旅行社加入，漸有平價的中秋節賞月旅行團，兩天一夜走日月潭、礁溪、指南宮路線，⁸³也因為參加者眾，到了 1960 年代後期連台灣鐵路局與聯合報都加入賞月旅行的行列，前者特別發行旅行卷，內含台北專車往返福隆海水浴場、餐食點心與晚會，⁸⁴後者則舉辦讀者石門水庫賞月旅行⁸⁵。另外政府機關也出來舉行集體游艇旅行與當月旅行。⁸⁶相較前者到郊山與外縣市旅遊，或者蔚為流行的搭乘游艇或碧潭乘船出遊，甚至有歐美旅行社特向民航公司租用四引擎空中霸王號專機一架，舉辦中秋空中賞月遊覽，活動為基隆、淡水河上空賞月遊覽半小時。⁸⁷而賞月活動以 1969 年登陸月球達到最高峰，1969 年登陸月球的新聞，不僅讓台視為提早開播，⁸⁸更帶動電視事業的迅速發展，⁸⁹更讓大家興起去天文台賞月，大排長龍的透過天文望遠鏡賞月的經歷，不只

⁷⁸ 〈中廣舉辦月光晚會 明日登記〉，《聯合報》，1953 年 9 月 18 日，3 版。

⁷⁹ 〈今夕好天氣 賞月最相宜 金風吹拂將有涼意 提早候車以免擁擠〉，《聯合報》，1966 年 9 月 29 日，3 版。

⁸⁰ 〈今晚圓山一帶 局部交通管制 市民外出賞月 勿忘留人看家〉，《聯合報》，1967 年 9 月 18 日，8 版。

⁸¹ 〈月到中秋分外明 台北幾乎是空城 郊遊踏月 歌舞昇平〉，《聯合報》，1964 年 9 月 21 日，3 版。

⁸² 〈台旅舉行 旅行賞月〉，《聯合報》，1953 年 8 月 31 日，3 版。

⁸³ 〈旅行社舉辦 秋節賞月團〉，《聯合報》，1958 年 9 月 21 日，6 版。

⁸⁴ 〈鐵路局將舉辦 中秋賞月旅行〉，《聯合報》，1969 年 9 月 21 日，3 版。

⁸⁵ 〈公共服務 本報舉行 賞月旅行〉，《聯合報》，1968 年 10 月 3 日，3 版。

⁸⁶ 〈舉頭望明月 遊艇賞風光 中秋賞月節目繁多 集團旅行每人十元〉，《聯合報》，1955 年 9 月 26 日，3 版。

⁸⁷ 〈欣賞中秋美景 今晚去處多 猜謎·遊覽·觀測·看戲 各適其式可盡其樂〉，《聯合報》，1960 年 10 月 5 日，3 版。

⁸⁸ 臺視當時決定隔天早上 10:30 提早開播，是為了因應美國太空人可能會提早四小時登陸月球，所以會編撥影片，若太空人登陸就及時報導。但這邊要注意的是所謂及時報導，並不是現場影像連線，因為臺視是第一個與交通部國際電信局完成人造衛星廣播使用的電視台，但因為當時的地面接收站尚未完工，無法直接轉播，所以影像部分，臺視只能在晚上 8:40 的「人類首次登月探險特別報導」這影片播放，而這影片是當天在日本錄製後立即空運來台。參〈報導登陸月球發展 臺視明上午 決提前開播〉，《中央日報》，1969 年 7 月 20 日，3 版。

⁸⁹ 文壽，〈電視機前〉，《聯合報》，1969 年 7 月 24 日，10 版。

有限量看到的珍奇，更有對於科學的想往。科學時至現在都還像是亞瑟王的那把劍，沒有人能動搖。此外，為了因應這股登陸月球的熱潮，連月餅的外面包裝都有有改成取代以阿姆斯壯登月的歷史鏡頭為圖案，或更以新奇的包裝來吸引顧客。

此外在賞月出遊這裡比較特別的還有 1956 年聯勤外事處的唐明皇遊月宮，其目的「促進三軍一體加強中美聯誼」。故事從建築在平台上的宮殿開端，自唐明皇，左右臣相，文武官員以至宮女全部用英語對白是這次歌舞晚會上適應外籍人仕的成就，不但如此，他們還用英語和著平劇的京樂曲調表演唱詞、節奏，聲調都極像平劇的口吻，⁹⁰雖招致中中西西的歌唱與拼拼湊湊的舞蹈批評，⁹¹但以平劇經典劇碼，特別在台北賓館招待中外賓客，都可以見到美國對於國輔的重要位置。觀光就國府而言，其實主要是指對外的觀光。吸引國外遊客來台觀光，不只帶來可觀的外匯收入，相較於 1950-60 年代封閉的中國大陸與共產黨政府，開放的臺灣有宣示民主陣營成功的異味，也有宣傳國府所代表的自由中國。對內的賞月旅行，其實來自民生富足與經濟建設越軀完善，為配合政府發展觀光事業，提倡正當娛樂。

第三節 吃的心理戰

鄉愁是飲食論述裡最清晰也最朦朧的記憶與情感，展現日常生活裡社會、人、飲食三者動態的變化。鄉愁（nostalgia）涵蓋人類情感，尤其是離開故鄉之後，對於過去與家園的懷念，由內心產生一種希望能和自我起源、祖國、家園及過去友人聯繫的情感，⁹² Nostalgia 是一個複雜的文字，以具備記憶的寬廣範疇並喚起強烈情感實踐為特徵。至少，它與其意味著一個問題，倒不如是一個解答，說是一個病徵，還不如說是觀察這個世界的一個批判分析框架。⁹³伴隨思念不斷增長，渴望回歸到熟悉之處的慾望無處可洩，只能寄託到熟悉事物之上愁緒，Svetlana Boym 提出 Nostalgia 是多重辯證的呈現，俱有美化的烏托邦面貌，它是個人與自己想像的浪漫糾葛、家園與在外漂泊、過去與現在、夢境與日常生活的雙重呈現，可視為鄉愁與懷舊，是重複不可重複的事物，把非物質現實物質化，⁹⁴也就是人們必需藉由有形的物件來作為承載、維繫與傳遞彼此記憶或經驗的媒

⁹⁰ 海鷗，〈談舞 中秋節看「唐明皇遊月宮」〉，《聯合報》，1956 年 9 月 20 日，6 版。

⁹¹ 方正，〈評「唐明皇遊月宮」〉，《聯合報》，1956 年 9 月 27 日，6 版。

⁹² 廖炳惠，《吃的後現代》，（台北：二魚文化，2004），頁 84-85。

⁹³ Mark Swislocki, *Culinary Nostalgia: Regional Food Culture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in Shanghai*, 201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⁹⁴ Svetlana Boym,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2002, Basic Books

介，飲食就是將這類記憶以實際的方式化為生活的部分與持續延續，如同某些省份的特別菜色或者家鄉菜、古早味等飲食，它的存在都彰顯某個群體的再現，並且也刻畫出比他人的不同。

鄉愁呼應的空間與時間，家國是個重要關鍵，在想家的同時也是思國的心情，因為兩者是放置在同樣的時空脈絡裡遙想，也同被加以美化粉飾。家是一切根本，金耀基在《從傳統到現代》一書用了許多篇幅強調奠基於家庭的重要，提到「在古典中國，家庭是社會底、經濟底及政治底單元。」⁹⁵並且「中國的家，乃不指只居同一個屋頂下的成員而言，它還可橫的擴及到家族、宗族、而至氏族；縱的上通祖先，下及子孫，故中國的家是一『延展的、多面的、巨型的家』(extended, multiple, great family)」⁹⁶，因此「家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即是生活的宇宙，脫離家，便是遊子，便是飄蓬，故中國人常只知有家而不知有社會。」⁹⁷這樣對家的觀念，其實應從家庭擴大看為家族，也造就中國社會重視身份與關係。

人類學家對於漢人社會裡的「家」多會視為「家族」，而費孝通也認為「族是由許多家所組成，是一個群體的社群。」⁹⁸因此，他提出「小家族」與「大家族」兩個名詞，認為兩者在結構和原則上是相通的，不同就是數量大小的差異。梁任公在新大陸遊記中說過：「吾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也。」日本稻葉君山也提到「保護中國民族底唯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這制度支持力之堅固，恐怕萬里長城也比不上。」所以馮友蘭有「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社會制度」之說。⁹⁹因此在古典中國，家庭是政治、經濟與社會單位，這思考放置在本省或外省族群皆然。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提到「血緣與地緣」，論及血緣是生物性的固定不變，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也只是血緣的投影。但如果很多漂流到其他各地的人們，無法像種子一樣落地生根，那麼就必須要設法插進其它已形成的社區。或者如果這些沒有血緣關係的人能結成一個地方社群，他門之間的聯繫可以是純粹的地緣，而不是血緣了¹⁰⁰，最為明顯的例子是早期台灣眷村，因軍種、位階、省份等各種原由聚居在一起，凝聚明顯的我群意識，因此齊邦媛（評論眷村第二代的鄉愁繼承時，提到「上一代的大陸故鄉也漸漸成為地理名詞。在台灣這些『陸光』、

⁹⁵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市：時報文化，1992)，頁 105。

⁹⁶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市：時報文化，1992)，頁 71。

⁹⁷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市：時報文化，1992)，頁 58。

⁹⁸ 費孝通，《鄉土中國》，(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 41。

⁹⁹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市：時報文化，1992)，頁 58。

¹⁰⁰ 費孝通，《鄉土中國》，(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 79

『虎嘯』、『凌雲』、『光復』、『婦聯』……新村成了他們的家園與『國』土。」¹⁰¹

移孝作忠，乃因家需靠國持，黨與國並列，「忠黨愛國」是國府遷台後注重的精神指標。在一切以家為起點的傳統中國宗法社會裡，家與國是同構的，家是縮小了的國，國是擴大了的家，這也就是「國家」一次在中國文化語境下的本源意義。此外，從「國歌」歌詞前四句看到「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瞭解到而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緊密相連，乃至於連國旗圖騰都是國民黨黨徽，這一切無法抹滅的國家符號都喚起大家重視黨國，更何況身歷其境而精力顛費流離的外省族群，如何能在書寫言說鄉愁之際，分離兩者呢？因此，分析情感與記憶，不只是個人生活經驗或生命累積，「國破家亡」是真實遭遇、過往記憶或想像的毀滅其實都沒關係，只要去面對更大的「國、家、鄉、土」四者糾葛就可喚起鄉愁也喚起反攻的意識。

家為國本，蔣介石也提及「各個家庭，都要靠國才可以生活，國是集合幾千萬的家庭而成，就是大眾的一個大家庭」。¹⁰²「家」是被國府一再拿來訴求的動力，藉由不斷強調家鄉的殘破，對比現今台灣島上的安祥和樂，提醒著人們現在政府的確正積極反攻以解救大陸同胞，也昭示天下中華民國作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基地。而這樣的思考反映到本省族群，Chang Bi-yu 則藉由分析 1945-1968 年間的國小教科書，指出國府藉由國民教育，宣揚愛國主義與反共抗俄，強調家鄉在對岸，並彰顯整個秋海棠的中國地圖，因此台灣只是其中一省，藉此強化中國大陸是唯一祖國，並建構家園包含對岸，必須靠大家團結協力以解救民族同胞。¹⁰³

「我們在今天反攻復國的時代，要把這倫理觀念的家族愛，擴充為民族愛，要把賢妻良母的家庭愛，擴充為國家愛。」¹⁰⁴是蔣宋美齡在 1954 年慶祝婦女節大會上的訓詞，也可看到國府如何將家族與家庭劃入在民族國家框架下。而國府意圖使所有臺灣人都以中國大陸為鄉愁對象，亦是為了維持其統治的穩定性，並且外省人在台灣是少數，然而如果台灣本省人時時認知中國為其祖國，則台灣本省人當然是這個祖國中的絕對少數，如此可讓外省統治精英覺得較有安全感，¹⁰⁵

¹⁰¹ 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台北：九歌，1998），頁 155。

¹⁰²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編印，《婦女黨員集訓教材》（出版地不詳：編者，1958），頁 4。

¹⁰³ Chang, Bi-Yu (2011) 'So Close, Yet So Far Away: Imaging Chinese "Homeland" in Taiwan's Geography Education (1945-67).' *Cultural Geographies*, 18 (3). pp. 385-412

¹⁰⁴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編印，《婦女工作幹部手冊》（出版地不詳：編者，1956），頁 40。

¹⁰⁵ 孫治本，〈族群關係的演變〉，《中華民國發展史 7 社會發展（上冊）》（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聯經，2011），頁 325。

而中秋月餅召喚對岸的鄉愁，可以召喚「大中國」意識，國民黨努力培養台灣住民的「大中國」意識。

飲食是寄託鄉愁的最佳中介，交融混調的基底所生產的飲食，成為觸發鄉愁的中介物，而鄉愁又以隱蔽或彰顯的姿態再現於媒介，且伴隨台灣歷史延展與集體記憶型塑的歷程，飲食又在不同族群之間，敲擊出相同或殊異的鄉愁樣貌。鄉愁串聯著時空記憶與個人情感，但當聚光燈般的記憶焦點與政治事件緊緊相繫，形成一個明顯的世代群體，共同擁有具有高度辨識性的集體記憶，對於一個地方是一段時光感覺鄉愁，是必須要放置在個體對自我認同的高度來對待，並且這也關係到過去如何被再現與再建構，並揭示一個社會的歷史是如何被建構、重構乃至於選擇遺忘與忽略。飲食作為日常生活方式的展現，是包含食物、飲食行為、用餐情境、共同參與享用者等理性集合物，但飲食亦有其感性層面，因此飲食是文化體系內的符號，透過飲食可以尋覓過往的線索與品嚐記憶的滋味。

鄉愁絕非鐵板一片，其中有被突出彰顯的視點，也有被壓迫隱匿的成分。對照前述 1950 年代新聞再現中秋節的月亮與月餅，此刻扮演的角色也不會只是自然景象或食材內容，同樣包含對回歸祖國家鄉的心理期待，以及重溫故里溫情的盼望。對於中國大陸的鄉愁是被鼓勵表達，但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鄉愁認同則絕對不被允許，就算是對於台灣本島城鎮的思鄉文章在當時的報紙上都是極為稀少，當然這裡有能否運用國語流利書寫的能力差異，更有著距離才能帶來思念的心理感受，而學習中文寫作的國民教育世代在此時多尚在就學，並且台灣的農村人口也是在 1960 年代後大量進入城市與轉為工業，所以暢所欲言與有苦難言的思念，因為其對象不同而可言說與不可說，都是報紙上的鄉愁飲食論述面向，也是權力藉由飲食所建構的心理戰。